



74
6270
5

五



74
6270
5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舊無史
記列傳
四字加
之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一



去五味均平藏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
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
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
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
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
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救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舊無寢字無食不其味四字補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本書立
作尊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舊無用
兵二字
無齊字
神之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不然也往
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
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
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

羊腸坂在大原

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河作川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
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
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
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
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
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
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
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
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
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
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
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
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
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
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
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
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無遂字

遷之陰密

屬安定

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

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瓦、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瓦、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固舊作
故改之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旣繼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

遷於江南

遂自投汨羅以死。

汨水在羅

故曰汨羅

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為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

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為

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

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

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

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

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

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卽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無直道
之道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墜土劍、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舊無桎
字補之
下桎梏
同

所上有
人字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循作修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賈高等謀弒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觚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為

舊無大
王二字
補之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
負薪孟卽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
之容則也歲餘
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
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
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
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
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
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
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
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舊無用
其之其
補之

舊無以故城中

益空無七字補

之

舊無大

巫嫗之

嫗字補

之下大

巫嫗同

舊無豹曰若皆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為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自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四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為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為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
 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
 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
 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
 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
 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
 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
 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
 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
 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
 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
 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為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
 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
 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為鯉魚、隨流而戲、漁者
 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
 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為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
 也、而變為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
 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為或人
 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興兵伐齊、堀為漁溝、通於商魯之間、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為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為安，不知螻蛄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螻蛄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螻蛄，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纏作搏

愈心財進作翕心而進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羿堦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舊無吳國之吳字補之

下吳國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本書祭
祀作喪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

同於

刑之之
刑作行

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為異，尊卑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

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

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遂寢至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

舊無下
沸字補
之

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營表未作遭
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
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廱明帝卽位躬行其
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
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

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

懷五常之性

仁義禮智信也

聰明精粹

精細也粹淳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

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用作任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
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
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
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
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
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
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
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
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

隆作際

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
 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
 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
 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
 陳共工主水官秉政作
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
 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
 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押作抽

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
 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
 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
 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春秋之時王道寢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
 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
 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脇鑊亨之

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疎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卽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

復上有可字

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為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
 三黥劓二刑左右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
 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
 哉其餘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
 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
 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
 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
 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
 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
 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
 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
 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

盛作威

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

舜之刑是猶以鞶羈而御駢突

以繩繫馬領曰鞶駢突惡馬也

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

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燥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二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

泰上有
曰字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文帝卽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稟稟也。稟稟，危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為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

天灾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兼下有
余字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臯如此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
 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臯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臯不過
 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
 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
 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梁肉為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廩氏是也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
 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
 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哀帝卽位、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疎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鈎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鈎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

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

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也退又行之于齊至管

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

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之凡輕

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

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十二

兩為溢秦以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考

文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為半兩除盜鑄

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

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報論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怵誘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柏作豹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栢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臯、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於

無下造字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貫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輶車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商賈人有輶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

超舊作越改之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
 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
 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
 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餘下有
頃字

用船戰逐

水戰
相逐

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
 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
 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
 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塞上候
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
 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
 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
 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
 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
 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
 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

治粟都尉領大農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
 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
 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
 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雨久之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
 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
 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

儉然後教化可興、廼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辜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滕作躁

性踳擾、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幹、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人、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

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

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

突豨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

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

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荆

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

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

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

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
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
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
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
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
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
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
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
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
最爲高然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
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
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
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
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弃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無舊作云改之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鈎鈇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

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親鬼而右之順四時而

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

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

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

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粹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千人皆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劓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取薪也，樵蘓取草也。後爨，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泚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項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鄙下。今高邑是也。身

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

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

舊無我
字補之

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為楚王
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偽游於
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校鬼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為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
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
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

為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

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

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

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夏

生為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

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

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

司空、弁、戶、農、契、司徒、各繇作士、垂共工、益、濟、濟

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磬磬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

轉相是非、文書紛紜、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讎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舊無禹字補之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諛之聚、杜閉羣枉之

治作法

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濯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移作訓

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

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為椁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乎孝文寤焉遂為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

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

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

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

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

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

卷之十五
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
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
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椁
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
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
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

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
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
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
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
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
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
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
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

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寵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意上有
之字

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
 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
 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
 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
 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界私門保守社稷
 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

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
 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
 人不知也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廼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舊金下
 有上字
 刪之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
俠意布匿其所廼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旨上
廼赦布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
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
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

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爰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
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
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
臯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廼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即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為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

反作久

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

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

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

開舊作關改之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

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

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

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

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

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

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
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
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
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昭
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
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
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
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
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
儉素以為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
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
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
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
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
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孝已高宗

之子有孝行也

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
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
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
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
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
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
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
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後廼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

舊無嘗
字神之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禮介者天不拜

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

以上宴時入奏事也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